

# 鸽子树展翅开花

朱颂瑜（瑞士）



庚子年的春天，一场突然而至的疫情打破了常规的生活，使我们不得不按下暂停键，闭守家门，重新思考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间的种种关系。

要是在往年此时，我多半正忙着做一些春日的逸事。徒步。拾花。爬山。或者穿上跑鞋直奔田野，去看杏花的红一丛一丛地散淡；大地的绿一层一层地深浓。直到四月，待这春况闹得差不多了，我还去一次日内瓦植物园观赏珙桐花开，像年复一年地前去拜访一位久违的故人。

植物园里的珙桐树生长在朝向日内瓦湖的一侧。这棵树，要不是在春天里开花，平日实在看不出有何奇特之处。作为稀有又珍贵的古树种，珙桐属于新生代第三纪遗留下的孑遗种，有植物界恐龙的美誉。它们枝叶繁茂，叶大如桑，以其奇特独特的花姿而与众不同。花开时，两瓣纯洁如雪的白色苞片垂挂枝头，美得似有仙气，又如白鸽展翅，跃跃欲飞，因其形其态在民间又得“鸽子树”的别称。

据植物学史料记载，一百万年前，珙桐本属地球上繁荣的植物家族，广布于世界各地。然而随着第四纪冰川的侵袭，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珙桐连同许许多多的物种相继灭绝，唯独在中国一些偏僻的山区，由于高山大川多且地形复杂，成了各种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珙桐才得以幸存了下来。可见在时间的河流里，一根珙桐的根脉也是一根地球的根脉，写满了时间的沧桑。

不过，珙桐来到欧洲却只有约一百多年的历史。据资料记载，第一位在中国发现珙桐的欧洲人是法国人大卫神父。那是19世纪末的一个春天，大卫在四川穆坪偶遇一株花开满枝的珙桐树，如同一树鸽子展翅，顿时被深深吸引。就这样，大卫把珙桐引入了西方的植物史，让一粒蕴藉着东方基因的种子走进西域，无远弗届。

数年后，英伦园艺公司派遣植物学

家威尔逊到中国搜集珙桐种子，几次将所采集的种子寄回英国，进行精心培植。珙桐的到来很快引起了整个欧美植物学界的重视，各国植物学家纷纷仿效尝试，促使珙桐声名渐盛，逐渐成为风靡欧美的园艺观赏树木。然而，让人难过的是，美丽的“鸽子”因各种原因在神州大地逐渐踪迹难觅。

如今追溯珙桐之所以后来能在中国免于灭绝，就不能不提新中国成立后一段重要的外交史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周恩来总理。时光回到1954年的日内瓦，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向世界展现了维护和平的诚意与努力。

日内瓦是联合国欧洲总部和红十字会国际总部等200多个国际组织的所在城市，因秉承和平的传统与愿景又得名“和平之都”。当年的日内瓦会议始于春季的四五月间，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史料记录，适逢此时，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在当地巧遇了珙桐花开，他对这种源自中国的奇特花木十分欣赏，念念不忘，回国后就督促林业部

门，让他们对珙桐一定要加以重视与保护，让象征和平的“鸽子”在中华大地展翅开花。

林业部门在得到总理的指示后，经过几十年对珙桐的重新栽培，获得了极大的进展，珙桐也被列入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珍稀树种。前两年曾有朋友告诉我，说武陵山脉顶峰处的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有许多奇花异木，珍稀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其中以珙桐的汇聚与保护最为显著，共计有高达11个片区。

至于当年周恩来总理具体是在日内瓦何处遇到珙桐开花，我翻查过不少资料，但均未见有详实记载。为此，借助地缘的便利，我曾作过一番细心调研，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历史纪事追补上这重要的一笔。

当年的会议期间，总理与代表团下榻在瓦尔萨斯一栋名为花山的三层别墅。这个地方属于日内瓦近郊小镇，后来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驻瑞士和驻联合国以及国际组织外交人员的必到之地。不过，我曾一连几个春天专程前来考察过，均未见有珙桐生长的踪影。

## 叫醒阳光

白俊华

刚刚睁开眼睛，便被透过窗纱的阳光刺痛。

北方的夏季，凌晨3点左右，天就开始放亮。久居城市，习惯了晚睡晚起。常常受到母亲的训斥，只为懒惰。

记忆深处，母亲的脚步，总是先于阳光。

比如夏季。每天，母亲凌晨3点半左右准时披衣下炕，开始简单而又丰富的劳作。此时，我们一群儿女，还沉浸在甜甜的梦中。

乡下的早晨，清爽，透凉，纯净。不远的山，依旧朦胧；山脚下的水，还在舒缓鱼儿的呼吸；河水边的树，仍然轻抚小鸟的婉鸣。

母亲手握镰刀，迎着细微的晨风，一路走向茂密的深处。待寻得一处小草鲜嫩的地方，便弯下腰，右手持镰，左手搂过一把草，用力割起来。母亲的身上、手上、头上，沾满露珠，间或还有少许

的泥土。舍不得擦掉，母亲说过，清晨的泥土，可以给日子带来满满的香气。

真的！我们一群儿女，从小到大，总能在母亲的身上，嗅到生活的味道！

母亲每割一把草，都顺顺溜溜地码在一起，看上去，像哄孩子休息。差不多时，母亲再从低矮的山榆树上，割下少许榆条，拧成一条绳子，把这些鲜嫩的草扎扎实实捆起来，扛在肩上，一路微笑着回家。

一头牛，一匹马，正焦急地等母亲回来。母亲轻轻放下草，慢慢打开绳，分成两份，一份给马，一份给牛。然后，伸出手，摸摸牛角，眼神里是满满的欣慰。

天，亮得越来越纯粹。空中无云，一抹悠远的蓝，映着乡村的宁静。间或，几只早醒的鸟，飞过院子。

田里的庄稼长势很好，玉米已经齐腰深了，放眼望去，一片墨绿。其实，

这个时节，根本用不着锄草。但母亲说，这时锄有这时锄的好处，可以把杂草锄干净，省得它们长高长大，草籽成熟了，来年田里会更荒。

杂草不多，母亲锄得很顺利。只是，玉米叶子越长越宽，把母亲赤裸的手臂，划出一道道发红的印子。母亲锄得依旧兴致盎然。

锄完几垄田，母亲站在田头，看看天，回转头。路上，少不了拔一些业已长得粗壮的野菜。进院，把拔回的野菜一把一把剁碎，放入盆内，倒进玉米面，加上少许的水，用手搅拌均匀。然后，打开栅栏，放出鸡、鸭、鹅，把精心调剂的美味，撒进长长的木槽里。站一会，看一群宝贝似的精灵，疯抢美食。

小小的庭院，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忙完这些，母亲开始生火做饭。当袅袅炊烟升起，太阳才从东山后面缓缓地爬上来，热情的目光，把院内屋内，

后来在查阅当地政府提供的植物档案资料时我才发现，日内瓦州仅得一株珙桐树有资料备案记录，就是在与联合国万国官同一条路上的植物园里。按照珙桐生长的速度，结合周恩来总理当时的公务路线，最后我大胆推断，当年春天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遇到的珙桐花开，可能是生长在植物园里的一株。

其他我知道的几株珙桐，最为熟悉的一株生长在日内瓦大学的校园里。日内瓦大学以文学哲学出名，这里设有东方语言教学，其中汉学系是由上世纪60年代留华的中国思想史专家、瑞士著名学者毕来德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亲手创办，在这片追求和平的西方土地上，亲手播下了一粒东方文化的种子。

早几年，我也曾有幸在此教授过中国方言，与珙桐树朝夕相见。这一株珙桐，树龄虽略小，但每年依然花开如约，以其洁白素净之美装点着庄重的校园。每见春风拂过，树梢随风轻漾，一树轻柔如绢的珙桐花也会摇曳起来，远远望去，有若仙鹤成群，跃跃展翅。在西方文化里，鸽子是和平的信使，所以开花的鸽子树也是离和平最近的树。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因其人格魅力与善于协调的外交艺术留下了许多佳话。我知道他曾邀请国际著名表演艺术家卓别林到花山别墅亲切会面。受到周总理的邀请，对中国一向怀有友好感情的卓别林与夫人乌娜欣然赴约，在花山别墅与总理共进晚餐，愉快畅谈，留下了一幅珍贵的合影与一段难忘的友谊。

在这段时期，卓别林曾获过国际和平奖的荣誉。我特别喜欢他在获奖时的答谢词。其中一段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必须许下诺言，重新回到人类的自然和健康方面，重新回到善良的意志方面，因为这是一切灵感的基础，也是人生一切创造性的、美好的与崇高的东西的基础。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来发挥我们的全部力量，以实现一个光辉的和平时代而使世界各国都在和平中欣欣向荣。”



映照得无比温馨。而我们一群儿女，也都伸着懒腰，穿衣，下炕，纷纷跑到院子里，呼吸清新的空气。母亲一边忙，一边看，脸上始终挂着满足的笑。

母亲说，走在阳光前面的人，会感受不一样的幸福。这是母亲一辈子的恪守，也是我们一辈子的福分。

静下来，仔细回想，慢慢悟出一个道理。原来，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母亲用辛劳和慈爱叫醒的，她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教会我们解读生活，走向未来。

不要等阳光叫醒我们，我们要主动叫醒阳光。然后，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阳光之下，有母亲的幸福。幸福之内，有儿女的成长。

天上下起了细面小雨。

中年女人拿着眉笔走出便利店，她拉了拉紧戴着口罩，一眼看见女孩正从电动车杂物箱里取雨衣，出门时丈夫的叮嘱忽地在她耳边响起：疫情还没有结束，尽量避免上街逛超市。眼前这个女孩认定一个牌子眉笔买，看样子她是要冒着风险去寻找，万一……

想到这儿，中年女人走到女孩面前，毫不犹豫地递上“火烈鸟”。女孩惊喜得有点不知所措，愣怔了好一会儿，听见女人催才接过眉笔。女人好奇地问：“你男朋友还化妆？”女孩的神情一瞬间兴奋起来，双眼里闪着星星自豪地说：“我男朋友是一名消防员。”

原来，女孩的男友在一场灭火战斗时，因为火势太猛，防护面罩被熔化，眉毛没了。“他拒绝视频，更不肯见面，说是要等到眉毛重新长出来。”

听到这里，突然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中年女人眼里滑落。

3天前，女人的家突发大火，一名消防员破门冲进去救出了她生病卧床的丈夫。人生无常，充满了奇遇，也充满了奇迹。

## 故乡的油茶花

缪俊杰

爱花是人类的美好天性。我也是个爱花的人。家里没有条件种花，客厅里摆几个小盆景，以满足赏花的心愿。春天来了，就走出去，到各大公园去观赏初开的花卉。甚至走出城去，观赏自然花卉。但往往遗憾。百园看遍，远山近览，总是看不见那姹紫嫣红的杜鹃花，特别是我喜爱的雪白的油茶花。

我的家乡是赣南山区，地处岭南山脉，是东江的源头，有“赣粤门户”之称。定南县山高山林密，复岭重岗，阻隔中原与海洋的关联。当年，南宋名将辛弃疾转战江西、湖南、湖北一带，曾经发出“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感叹。山，影响了赣南的发展。但大自然的赐予，从来都是公平的。春天来了，这些大山突然变得美了。各种花“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火红的杜鹃花、金黄的油菜菜花、洁白的油茶花，这些美丽的花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最令我难忘的是洁白的油茶花。许多人往往以为“油茶花”就是人们喜爱的“茶花”。其实不然。据我所知，带“茶”字的花在南方至少有3种：第一种是“茶叶花”。这种花是茶叶树上长的白色小花，人们用其树叶制茶。第二种是“山茶花”。这是一种观赏花。这种茶树能越冬，花叶茂盛，色彩多样。第三种是“油茶花”。这是油茶树上长的花。油茶树，不是指我们喝的红茶绿茶的茶树，而是一种产油的茶树。“油茶非茶”，并不是一种诡辩。油茶树，是一种常绿灌木，叶子椭圆形，花呈白色，果实内有黑褐色的茶籽。茶籽榨的油叫“茶油”，是我国湖南、江西、福建等省的特产。

我从小就喜欢油茶树，喜欢看油茶花。这与我的外祖父有关。我的外祖父虽然不富，但过得还算殷实。他家里有两片山，一片是竹山，一片是茶山。他不太下田耕地，却一天到晚在山上“捣鼓”树木。我们家同外祖父住得不远，小时候母亲常带我去外祖父家。一到他家，外祖父便带我上山走走，并跟着他干点轻活。外祖父见到白花的一片山坡，就眉开眼笑地说：“这一片白花花的油茶花，到秋天就变成茶籽，榨出来就是亮晶晶的油啊！”他笑呵，很是得意。我望着阳光照耀下满山坡的油茶花，感到心情特别舒畅。

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些黑色的茶籽怎样变成黄澄澄的油。过去都是土法榨油。我们村里有一个土法榨油房。每到秋冬，农民们把摘下的茶籽送到村里的榨油房榨油，水车带动榨油机，伊伊呀呀地响，榨油机的嘴槽不断流出浅褐色而清亮的油。这种茶油既可用做食油又可做药。我有一次被烫伤，母亲给我涂一点茶油很快就好了。榨过油的渣子叫“茶麸”，可以作肥料，也可以用来药鱼。我们家乡有条九曲河，水深鱼大，打捞不起来。把“茶麸”放到河水里，鱼吃后浑浑噩噩，游到小溪喝清水，我们很容易在九曲河里捞到大鱼。所以油茶被老百姓称为“神油”。

油茶是山里人特别是客家人的贵重礼品。我记得，我们县里的两个老干部，一个是从陕西绥德来的副县长，一个是从吉林来的县委副书记。那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礼物，他们就带了两筒茶油回老家探亲。在北京转车时，他们住在我单位的招待所里，我问他们为什么带这个，他们说这是最贵重的礼品了。前些年，我把自己的图书捐给县里图书馆，县里也托来运书籍的人带来一塑料桶茶油，作为礼品送给我。我把它收藏起来，不舍得吃。

20多年前，我去欧洲旅游，到西班牙巴塞罗那，住在一家华侨开的酒店里。几天下来，我和华侨老板熟了，就说说笑笑。他很自豪地对我说：“我们的菜都是用地中海沿岸出产的初榨橄榄油做的，很有营养，也很卫生。”当时，我不知道橄榄油包含什么成分，有什么好处，我只是说，“我们中国有一种茶油也很好，可以和欧洲的橄榄油比美。您知道不知道？”估计他也不知道茶油，没有答话。我回北京后看到外国人开的超市里，有橄榄油出售，价格很贵。我心中不很不是滋味。我想，中国有非常优质的茶油，为什么不打出自己的品牌呢！

我始终想着那白花花的油茶花，想着那种“神油”。最近我回故乡，看到故乡大变样了。在那日日的荒地上建起了高科技的产业，这个原来只有几间杂货店的小县城，变成了高楼鳞次栉比、街道整洁繁华、霓虹灯闪烁的美丽山城；在昔日的荒山野岭上，建起了世界一流的亚洲芳纶复合材料生产基地——龙邦工业园，建起了助残科技城，各种高科技的软件在城市管理服务平台、政务工作、企业服务平台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智慧正在创造未来。我也看到了使我梦绕魂牵的油茶树和那白花花的油茶花。除了发展高科技工业建设之外，县里还大力号召种植脐橙和油茶树。这些年来县里大力发展种植生产。他们种植的赣南脐橙已经打出了品牌。种植油茶树也已形成规模。龙塘镇有一个农业公司发展了一个油茶种植基地，农民们在昔日的荒山上种了一千多亩油茶树，一行行一垄垄布满山坡，站在山头远远望去，甚是壮观，这些油茶树长势良好，油茶树上的花开得很茂盛，很是诱人。我同这个公司的老板交谈，原来他是我们村里人。他说，在天九镇滨光村也开发了一片油茶林，种了许多油茶树。可以期望，很快也会开花结果，给人们带来脱贫致富的未来。一定会把这片江山装点得更美。

中国正在打造茶油的品牌。看到了故乡定南那白花花的油茶花，我会心地笑了。



### ◎ 小小说

## 火烈鸟

钱湘燕

因为疫情，小区里的便利店关了2个月，有的货都快卖断了，等不及再进货，老板就迫不及待开始营业。

还末等消毒水的味儿完全散尽，一个戴了口罩的中年女人匆匆进来，她要买一支眉笔。

疫情发生后的第一单生意，老板显得格外热情，连忙从玻璃柜里取出一个长条形精巧漂亮的小纸盒，放在中年女人面前。女人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只见里面有一根细长的铝制管，拉开管帽，露出一支铅笔式双头眉笔，笔身上3个烫金字“火烈鸟”熠熠生辉。女人拿眉笔往自己手腕处轻轻划了一下，眼里露出满意的神情。老板见状不失时机说：“这个牌子卖得很好，就剩这一支了。”女人眼里满含笑意：“是吗？我运气好。”见顾客愿意搭话，健谈的老板打

开了话匣子：“这款眉笔防水不掉色，您以前用过吧？”女人摇摇头，老板又说：“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也开始追求……”女人打断了他的话：“给别人的。”似乎感觉不言不快，又道：“算是恩人吧，就住在你们小区，我刚才见到他，他……”

就在这时，外面走进来一个女孩，细眉杏眼短头发，她径直走到玻璃柜前问有没有眉笔卖。老板朝中年女人手指了指：“噢，最后一支她买了。”女孩扭头看见中年女人手上的眉笔，惊喜地喊道：“噢！这么巧，这个牌子正是我想要的。”中年女人听到这话，以为遇到了知音，侧过身与女孩攀谈起来：“好用吗？你用过这个牌子？”女孩却摇摇头，眼里满溢柔情和羞涩：“我男朋友的微信名叫‘火烈鸟’。”她还说，男

友的工作属服务性质，那天下夜班，恰巧遇见他在工作，她没有打扰他，远远地站了揪着心陪他一直到结束。经历了这一次，她执意要男友把微信名换成“火烈鸟”，并与他确定了恋爱关系。

中年女人听完心里嗤嗤发笑：现在的年轻人真会玩浪漫！起个“火烈鸟”当微信名。女人觉得很无趣，顾自收拾好眉笔准备付款买下。

女孩的眼神里写满令人心疼的失望。老板打圆场，以商量的口吻对女孩说：“可不可以过两天来拿？今天真的没货。”女孩摇头：“不行，我好容易说服他，答应今天见面。”老板盯着她精心修饰过的弯弯细眉，女孩轻轻说：“给我男朋友买的。”老板和中年女人听了面面相觑。女孩又说：“我得赶快去别处找找。”